

学校与社区的结合： 尊孔独立中学与茨厂街社区的双赢结合

/ 卓振宏

一、前言

社区与华校关系不只是资助者与被资助者，华校也是社区中的专门教育机构，在社区中享有崇高地位，惟现今学校与社区的关系若即若离般，虽继续接受社区的资助，但彼此的互动关系却无法进一步拉近，结果属于封闭系统学校与社区并无多大的互动。本文皆在探讨尊孔独立中学与其所在社区茨厂街的互动，以及制造两者双赢关系的空间。

二、研究背景探讨

(一) 学校与社区的结合

现今的教学改革，强调学校与周围社区的融合，因学校与社区的关系密不可分，彼此并不孤立，个人的学习除了学校教育外，社区亦是最佳的学习场所。社区也是学生的学习资源，因此学校必须与社区相结合，其结合的模式，从视为可运用的资源与共同工作的伙伴、为服务的对象、到视对方为生命共同体；如何让学生在社区有学习的经验，如何让学生在校所学得以在社区内有应用的机会，则教师必须了解并掌握社区内的学习资源，了解课堂教学内容与社区学习资源结合的方法；同时家长也必须了解此社区教育的理念，配合教师的教学理念，协助教师从事社区参与服务的教学推动工作，跨越学校围墙的藩篱来共同参与社区活动，使社区学习具地方文化，进而活化社区，是学校走入社区并赋予学习意义的发展模式。（林振春，2002）

(二) 茨厂街社区的价值与危机

茨厂街社区是都会里的老社区，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产等待发掘，这里不仅是先人的筚路蓝缕，附近精武山旁一整片的独立公园，象征着默迪卡精神的竖立，还有晚近几年的民主示威都在这里发生过。如此形容茨厂街的记忆是穿越好几代人的，赤手空拳的拓荒者、独立精神的保存和人民的力量，这些记忆沉淀在茨厂街的历史长河里，成为了吉隆坡人最好的朝圣地。

然而高速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如城乡落差、人口流动与空间改变却正一波波在茨厂街这个社区爆发，更堪的是政府的主动迫害，唯有让社区自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社区营造才能有力回击。（卓振宏，2013）

(三) 没落社区罪案温床

再者，没落的社区还会危及治安，凯林（George L. Kelling）在1982年的一篇题为《Broken Windows》的文章，指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没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又或想像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如果无人清理，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因此破窗理论强调着力打击轻微罪行有助减少更严重罪案，应该以“零容忍”的态度面对罪案。此理论描述了社区失序的五个阶段：

1. 社区开始出现失序的情形，部分居民迁出社区。
2. 未能迁离社区的居民因担心自身安全，对区内的事务漠不关心。
3. 地区的监察力下降，社区的治安进一步恶化。
4. 区内更多的居民迁走，仍然留在区内的居民则更加退缩，减少外出时间。
5. 外来的犯罪份子入侵社区，令犯罪数字持续上升。

(四) 尊孔与茨厂街

尊孔中学1922年迁址至茨厂街八达岭，处于社区之中，早期的经费亦由社会贤达资助。尊孔不仅是教育莘莘学子，亦扮演启蒙社会的角色，响应各种运动的号召，从早期的民族运动到现代的公民社会，尊孔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2009年尊孔独中在吴建成校长掌校期间，提出“让尊孔回到华社，让教育回归本味，”，设计“专题报告”和户外教学强化学生对社会的认知。吴校长曾有言：“办教育不能仅限于把学生限制在课室的四道墙来办。而是要把学生带到社会和大自然，与社会沟通，与自然对话，把社会与自然当作教育的大课堂。”

因此，与其他学校相比，尊孔与茨厂街的互动算是比较多了的。自2009年以来，尊孔历史科所推行的户外教学就以挖掘地方历史而出发，如2012年的《老街》和2013年的《开山印记》，都是以探索吉隆坡开埠史为主。

尊孔与社区现行的另一合作为劳育团与卫理公会合作所展开的劳育调研计划，让劳作生以参与社会服务及文化学习形式改善品德。这符合了尊孔因材施教的办学理念。

如此，尊孔独中与茨厂街并不陌生但也止于此，其实两者应当能通过合作与结合，将关系提升另一层次吴建成校长“回归华社”的理念，虽在课程的设计上加入了一些地区成分，但两者应彼此融合，结成合作伙伴，将学习空间扩大，把茨厂街社区变成学习教室。作为回馈，也必须为社区输送资源如人力与硬件，并在社区议题浮现之时，给予援助。

其实，学校应当视与社区为共同体，即生死与共的生命共同体，除了互可为运用的资源，社区兴旺也影响了学校的发展。茨厂街为人扼腕在于，消逝中的吉隆坡古早特色，沦为游客外劳云集的唐人街。学生踏足茨厂街社区，所见就是脏与乱，排污糟糕的后巷与空气中的乌烟瘴气，不会让学生珍惜茨厂街。再者，茨厂街治安不靖也危及安全，学校通往苏丹街的小巷于本年初就发生了几起抢劫案，让常使用小巷的师生惶惶。

其次，疫病的传染已能从遥远国度片刻间传入地球另一面，尤其是游客流连的地区，疫病更容易传播。2009年当非典型流感（沙司）肆虐期间，尊孔独中的自治团巡逻游客聚集的茨厂街，劝告学生勿溜达，避免疫病的传播。参考以上两列，双方都必须体认到彼此相互需要，同为命运共同体，一方荣枯将影响另一方的兴衰。

三、具体建议

（一）尊孔教学与社区营造

尊孔独中应视之为契机，以茨厂街人文为资源，开发本位特色教学，或参与社区营造，让学生将所学运用于此，回馈社区也得到历练。历史科户外教学，可尝试考古应茨厂街社区所具有的文化资产如会馆、美食、老行业等。以口述历史形式收集市井小民的故事，如老裁缝店邝福荣所缝制西装的故事、炸番薯球、江夏笑口枣几代人经营的故事等，诸如此类市民的故事，更能活化社区。茨厂街历史不应只有叶亚来、赵煜、叶宽胜等先贤足迹，它也是市井小民的社区。

美设班则能绘制空间景观如老建筑、生活、街景。老师学生将此结合起来活化社区，形成生意盎然的社区生命力。通过参与社区，强化和社区的链接，进而让学生对社区产生兴趣和认同感。

人文地理所谈及的聚落发展如形成、演变、衰弱都能通过考察茨厂街社区得到验证，所设计的户外教学也可以考究茨厂街社区形成的原因等。学校宜主动教导学生所学知能，直接在社区服务中实践，并提供教育资源，帮助社区民众成长，并且导引社区民众参与校务，提倡社区中学校（community school）运动。除此，茨厂街所拥有资源亦能强化尊孔现有教学，如餐饮班能邀请附近老师傅传授厨艺。其实，现今尊孔已在运用社区资源强化教学，课外活动团体都有使用社区内的硬体帮补校园的局限。尊孔独中劳育团与卫理教会长期的合作，辅导弱势学生，亦符合尊孔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因此针对尊孔可以茨厂街极具特色的点，设计教学。

此外，再造社区也是维护学生的利益，如上文所提及的危险小巷，尊孔可带头“修补破窗”，与其等待当局处理，不如开始改造小巷如发动大扫除与美化小巷，定期在小巷举办活动，瓦解过去的负面印象转而成一条具有人文色彩的小巷。尊孔也能号召社区改造小巷景观，进而改变小巷的生态。

(二) 学校参与鼓舞社区运动

学校参与社区，将能鼓舞社区运动，茨厂街居民面对118大楼与捷运计划压力，需要得到第三者的认同，而得到百年邻居尊孔独中的鼓励，将能鼓舞居民士气。年十四的尊孔学生参与社区组织走街举办的《走春寻味》，就让学生再认识社区的。尊孔处于茨厂街社区，日常与居民互动密切，所以无法想象没有茨厂街的尊孔独中是怎样的，反之亦然。尊孔独中学生的参观，是对居民很大的鼓舞，许多商贩都喜欢与学生们交流。苏丹巷德记包点陈老板也是尊孔人，当小尊孔人见老尊孔人，场面很是温馨，老板还让学生们学搓面团制包点。学生重新认识茨厂街，捡拾过去记忆，还品尝现在的美好，学生的赞美是对居民的肯定，同时拉近了两者的距离。当运动悲情寻求新血加入时，这样欢愉的互动，更能拉动新世代加入社区营造里。

其实，毗邻的独立公园与尊孔有着渊源，1955年尊孔、坤成、中华、循人四独中就在此举行了第一届四校联合运动会尊孔。因此，但维护文遗的公民社会发动捍卫独立公园运动之时，也在守护着尊孔过去的记忆。因此，尊孔独中应当仁不让的支援捍卫运动。

四、总结

尊孔独中与茨厂街必须意识到两者为命运共同体，两者应当建立起伙伴关系，让资源得以共享。相互回馈将能出现双赢局面，尊孔参与茨厂街社区营造，活化社区亦能为学生制造良好学习空间。尊孔能善用茨厂街资源，设计特色本位课程，或强化已有教学，将能受惠学生。尊孔独中前面百年以启蒙社会为己任，往后的新定位则能考虑成为社区学校。吴建成校长所提出的“回归华社”如今应当深化为“回归社区，再造社区”。

参考资料：

林振春（2002）。從社區教育理論談學校社區化策略。教育資料集刊，27，45-61。

卓振宏（2013）。营造茨厂街。《当今大马》

尊孔独立中学（2011）。尊孔的故事。

James Q. Wilson and George L. Kelling（1982）。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PDF).（非PDF版）